

欽定續通志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二十七

獨行傳

臣等謹接獨行傳唐書宋史俱作卓行五代史作一行今依鄭志改稱獨行其有自他類移入諸人亦取其立志孤行而名實相副者金元兩史則仍其闕云

唐

元德秀 李華 權皋 甄濟 達 吳保安 郭仲 陽城 何蕃 司空圖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人質厚少緣飾少孤事母孝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既擢第母亡廬墓側食不

鹽酪藉無茵席 舊唐書於此下載有刺血畫像寫佛經等事李華所撰元魯山墓碣亦同謹附識 服除以窶困調南和尉有惠政擢補龍武軍錄事參軍

德秀不及親在而娶不肯婚人以爲不可絕嗣答曰兄有子先人得祀吾何娶爲初兄子襁褓喪母無資得乳媪

德秀自乳之數日湏流能食乃止既長將爲娶家苦貧乃求爲魯山令前此墮車足傷不能趨拜太守待以客禮

有盜繫獄會虎爲暴盜請格虎自贖許之明日盜尸虎還舉縣嗟歎元宗在東都酺五鳳樓下命三百里縣令刺

史各以聲樂集河內太守肇優伎數百被錦繡或作犀象瓊光麗德秀惟樂工數十人 通鑑作數人 聯袂歌于燕于

按通鑑考異引明皇雜錄作于寫未詳其義今考權德輿詩云且讀魯山于寫于可爲傳文之證 于燕于者德秀所爲歌也帝聞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謂宰相

曰河內人其塗炭乎乃黜太守德秀益知名所得俸祿悉衣食人之孤遺者歲滿筭餘一緡駕柴車去愛陸渾佳

山水乃定居不爲牆垣局鑰家無僕妾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爲酣飲

是時程休邢宇宇弟宙張茂之李疇疇族子丹叔惟岳喬潭楊拯房垂柳識皆號門弟子德秀善文辭作塞士賦

以自況房瑁見而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恥者識元紫芝也天寶十三載卒家惟枕履簞瓢而已潭時爲陸渾尉比其葬族弟結哭之慟或曰子哭過哀禮歟結曰若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大丈夫弱無固性無專老無在死無餘人情所就溺喜愛可惡者大夫無之生六十年未嘗識女色視錦繡未嘗求足芻苻辭佚色未嘗有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僮未嘗完布帛而衣具五味之餐吾哀之以戒荒淫貪侈綺紈膏粱之徒耳李華兄弟事德秀及卒華諡之曰文行先生苗書作門人諡新書作華諡案李華兄弟事德秀則非門人也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休字士美廣平人字宇紹宗宙字次宗河間人茂之字季豐南陽人嶠字伯高丹叔字南誠惟岳字謨道趙人潭字子源梁人垂字翼明清河人拯字齊物隋觀王雄之後舉進士終右驍衛騎曹參軍嶠擢制科遷南華令大水他縣饑人至相屬嶠爲具饘鬻及去糶糧送之吏爲立碑安祿山亂嶠客清河爲乞師平原太守顏真卿一郡獲全歷廬州刺史拯與嶠名最著潭識以文傳後

樞臯字士繇秦州略陽人徙潤州丹徒晉安邱公翼十二世孫父倓與席豫蘇源明以藝文相友終羽林軍參軍臯擢進士第爲臨清尉安祿山籍其名表爲薊尉署幕府臯度祿山且叛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使獻俘京師還密與妹婿福昌尉仲蒼約以疾召之蒼來臯陽啗而瞋蒼爲盡哀自含斂之臯逸去人無知者吏以詔書還臯母母謂實死慟哭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臯潛候於淇門奉侍晝夜南奔客臨淮爲驛亭保以訥北方旣渡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以爲屬高適表試大理評事淮南采訪判官永王舉兵脅士大夫臯詭姓名以元宗在蜀聞之拜監察御史會母喪得風痺疾客洪州南北梗否踰年詔命不至有中人過州頗求取無厭南昌令王遵欲按之謀於臯臯良久不答泣曰今何由致天子使而遽欲治之遵悟厚謝浙西節度使顏

真卿表爲行軍司馬召拜起居舍人固辭嘗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是受名邪李季卿爲江淮黜陟使列其高行以著作郎召亦不就自中原亂士人率渡江李華柳識韓洞王定皆仰臯節與友善洞定常評臯可爲宰輔師保華亦以爲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卒洞等制服行哭詔贈祕書少監元和中謚爲貞孝子德輿至宰相別傳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叔父爲幽涼二州都督家衛州宗屬以伉俠相矜濟少孤獨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餘年遠近服其仁環山不敢畋漁采訪使苗晉卿表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臥不起天寶十載以左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濟於元宗授大理評事范陽掌書記濟不得已爲起居府中論議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濟素善衛令齊玘因謁歸具告以誠僞作歐血不支昇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刀召之曰卽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德嗟歎以實病告後慶緒復使曠輿至東都安國觀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謁泣涕王爲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汙賊官羅拜以媿其心授祕書郎更拜太子舍人來瑱辟爲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唐書禮部員外郎大厯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子逢幼孤及長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饑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於鄉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贖以義聞逢常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詣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與權臯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祕書少監逢友人元稹與史館修撰韓愈並稱濟之忠與逢之行由是父子俱顯名

吳保安字承固魏州人氣挺特不俗睿宗時姚燾蠻叛拜李蒙爲姚州都督宰相郭元振託以弟之子仲翔蒙表

爲判官時保安罷義安尉未得調與仲翔同里仲翔力薦之蒙表掌書記保安後往蒙已深入與蠻戰沒仲翔被執蠻厚責千緡以贖會元振物故保安留嶺州營贖仲翔十年得緡七百妻子客遂州聞關求保安所在因姚州不能進都督楊安居知狀貸以官貲始滿千得仲翔以歸始仲翔爲蠻所奴三逃三獲乃轉鬻遠會嚴遇之晝役夜囚役凡十五年乃還安居嘉保安之誼厚禮仲翔檄領近縣尉遷代州戶曹母喪服除喟曰吾賴吳公生吾死今親歿可行其志乃求保安時保安以彭山丞客死其妻亦沒喪不克歸仲翔爲服纒經囊其骨徒跣負之歸葬魏州廬墓三年乃去後爲嵐州長史迎保安子爲娶而讓以官

案吳保安棄家拯友賊爲車行郭仲翔亦能報德新書列之忠義今改正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徙陝州夏縣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集賢院吏竊書讀之六年無所不通及進士第乃去隱中條山與弟堦城常易衣出年長不肯娶謂弟曰吾與若孤惻相育既娶則聞外姓雖共處而益疏我不忍弟義之亦不娶遂終身城謙恭簡素過人長幼如一遠近慕其行來學者跡接於道閭里有爭訟詣城決之有盜其樹者城遇之慮其恥退自匿寡妹依城居其子年四十餘癡不知人城常負以出入始妹之夫客死遠方城與弟行千里負其柩歸葬歲饑屏跡不過鄰里屑榆爲粥講論不輟山東節度府聞城義者發使遣五百緡城固辭使者委而去城置之未嘗發會里人鄭俶欲葬親貸於人無得城知其然與緡與之俶願爲奴以償德城教以書俶不能業慙縊而死城驚哭自咎爲服細麻瘞之陝虢觀察使李泌數禮餉城欲辟致之府不起乃薦諸朝以著作佐郎召城固辭泌不敢強及爲宰相又言之德宗拜右諫議大夫

按舊書作觀察使李泌聞其名詣訪之及爲相薦爲著作郎遣楊宣東帛召赴京待章服

夫之諫諍大  
夫與新書附吳

初城未起摺紳想見風采及受命它諫官論事紛紛而城猶未肯言韓愈作爭臣論譏切之城不屑意方與二弟及客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卽彊飲之或醉仆席上城或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無得關

言常以木枕布衾質錢人重其賢爭售之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月米幾何薪菜鹽錢先具之餘送酒家

無留也服用無贏副客或稱其佳可愛輒舉授之居位八年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

怒甚無改言城問曰吾諫官不可令天子殺無罪大臣乃約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守延英閣上

疏極論延齡罪中直贊等累日不止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開救良久得免然帝意不已欲

遂相延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於廷按通鑑城靈疏延齡過罪欲密論之與李泌之子繁使

之帝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

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率教者皆罷躬講經籍生徒斤斤

皆有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都外與別帝惡城

黨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太學諸生何蕃李儻王魯卿李謙等二百人按柳宗元闕公遺愛碣作百六十八人頓首闕

下請留城柳宗元遺蕃等書慈惠之蕃等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按柳宗元闕公遺愛碣云翌日會徒北

道顯罷議不果既行皆泣涕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家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州產侏儒

歲貢諸朝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於刺

史者拾不法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稅不時觀察使數詣責城自署其考曰撫宇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

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城先自囚於獄判官驚馳入謁城不敢歸判官遽辭去府復遣他判官來按判官載妻

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葬蕃和州人事父母孝學太

學歲一歸父母不許凡五歲慨然以親且老不自安揖諸生去乃共閉蕃空舍中眾共狀蕃義行白城請留城

罷亦止初朱泚反諸生將從亂蕃正色叱不聽故六館之士無受汙者蕃居太學二十年有死喪無歸者皆身為治喪償魯人魯卿第進士有名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

舊書作本  
臨淄人

父與有風幹當大中時為安邑兩池權鹽使立條約眾以為宜以勞再遷

戶部郎中圖咸通末擢進士禮部侍郎王凝特所獎待凝坐法貶商州圖感知己往從之凝起拜宣歙觀察使乃

辟署幕府召為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常與游

攜還屬於陝號觀察使盧渥即表為僚佐會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

弟有奴段章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圖不肯往遂奔咸陽問關至河中

案舊書本傳  
故相王徽與

圖厚數年徵受詔鎮洛表圖為副  
使以限不赴鎮而止新傳未載

僖宗次鳳翔即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獲從又還河中龍紀

初復拜舊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諫議大夫不赴後再以戶部侍郎召身謝闕下數日即引去昭宗在華召拜兵部

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詔圖入朝圖佯墮笏趣意野耄乃聽還圖本居中條

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

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曠三宜休又少也情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為知

非子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豫為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裴回每歲時祠禱鼓

舞圖與圖里耆老相樂王重榮父子稚童之數饋遺弗受嘗為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

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朱全忠口募召為禮部尚書不起哀帝弑圖聞不食而卒圖無子

以甥為嗣嘗為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

五代

石昂 程福贊

石昂青州臨淄人家有書數千卷喜延四方之士士無遠近多就昂學問食其門下者或累歲昂未嘗有怠色而昂不求仕進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諱石更其姓曰石昂趨于庭仰責彥朗曰內侍奈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卽趨出解官還家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昂父亦好學平生不喜佛說父死昂于柩前誦尙書曰此吾先人所欲聞也禁其家不可以佛事污吾先人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尙書王權等相與上昂行義詔昂至京師召見便殿以爲宗正丞遷少卿出帝卽位晉政日壞昂數上疏極諫不聽乃稱疾東歸終于家

程福贊者不知其世家爲人沈厚寡言而有勇少爲軍卒以戰功累遷洛州團練使晉出帝時爲奉國右廂都指揮使開運中契丹入侵出帝北巡奉國軍士乘間夜縱火焚營欲因以爲亂福贊身自救火被傷火滅而亂者不得發福贊以爲契丹且大至而天子在軍京師虛空不宜以小故動搖人聽因匿其事不以聞軍將李殷位次福贊下利其去而代之因誣福贊與亂者同謀不然何以不奏出帝下福贊獄人皆以爲冤福贊終不自辨以見殺



...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二十七終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二十八

獨行傳

宋

劉庭式 巢谷 徐積 曾叔卿 劉永一 孫逢 喻汝璣 趙俊 劉化源 米璣 姚邦基 陸暉 張山翁 吳

申 何時 陳子敬

劉庭式字得之齊州人舉進士蘇軾守密州庭式為通判初庭式議娶鄉人女既約未納幣庭式及第女以病喪明不敢復言或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已心許之矣豈可負吾初心哉卒娶之生數子後死庭式喪之逾年不肯復娶軾問之曰哀生於愛愛生於色今君愛何從生哀何從出乎庭式曰吾知喪吾妻而已若緣色生愛緣愛生哀色衰愛弛吾哀亦忘則凡揚袂倚市目挑而心招者皆可以為妻也耶軾深感其言庭式後監太平觀老於廬山絕粒不食日奕奕有紫光步上下峻坂如飛以高壽終

巢谷初名穀 按蘇轍集谷傳云 字元修眉州眉山人幼傳其父中世學舉進士京師谷素多力身舉武藝者心好

之遂棄其舊學蒼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西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傑與韓存寶尤善教之兵

書熙寧中存寶為河中將有功會瀘州蠻乞弟擾邊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

得罪將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遣之者谷許諾師

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閒會赦乃出蘇軾謫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

遊及軾與弟轍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

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笑其狂谷竟往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矣  
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二將復見軾於海南  
轍感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僑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嘗死也公為止我留  
之不可則資之行會有變隸竊其裝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

按蘇轍集谷傳云有子襄在涇原軍中故為作異日以授之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有孝行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

省按宋名臣言行錄載晉具公愛見其官忽自思云見其官倘如此豈有見母而不具公愛者乎遂晨夕具公愛掛其母年過壯未娶或勉之答曰娶非其人必為母病子非敢忘嗣固有待也從胡瑗學所居

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飲水瓊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許安國率同年牛八

拜且致百金為壽謝卻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過之則怵然傷吾心思

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雪夜伏墓側哭不絕音林學士呂湊

過其廬適聞之為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隆兆域杏兩枝合為翰旣終喪不備筵几起居饋獻如

平生中年有蹟疾屏處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客從南越來積與論嶺表山川險峻鎮戍疏密口誦手畫若數一

二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為文率用腹藁口占授其子按宋名臣言行錄云晚乃著書成而病嘗曰吾之書大要以正修身

嘗借人書篋經宿還之借者給言中有金葉積謝而不辨賣衣償之鄉人有爭訟多就取決州以行

聞詔賜帛元祐初朝廷詔舉中外學官近臣合薦之乃以揚州司戶參軍為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聞者斂

衽敬焉居數歲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中岳諭卒政和六年賜諡首孝處士官其一子

曾叔卿牽族兄也家苦貧即存心不欺嘗買西江陶器欲貿易於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既受直矣問

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災饑此物必不時泄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卽取錢去居鄉介潔一介不取妻子困於飢寒而拊庇孤嫠唯恐失其意起家進士至著作佐郎熙寧中卒劉永一陝州夏縣人孝友廉謹熙寧初巫咸水溢入縣城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門前見他人物流入者輒擲出之有僧寓錢數萬於其室無何僧死永一詣縣自言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肯償立焚其券行事類此兒大爲醫助教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司馬光傳之以爲今士大夫所難

孫逢原山人大觀四年進士累官至太學博士張邦昌僭立有司趣百僚入賀逢原獨堅臥不起時祠部員外郎喻汝礪聞變捫其膝曰不能爲賊臣屈遂掛冠去事畢有司舉不至者欲以逢與汝礪復於金人邦昌以畢至告乃免逢聞之曰是必將肆赦遷官以浼我我其可矣遂發疾而卒

爲無愧令  
移載於此

按本傳以下諸人宋史原入忠義今因其未經殉難與慷慨授命者不同而志行卓然入之獨行洵

趙俊字德進南京宋城人紹聖四年進士官至朝奉郎隱居杜門雖鄉里不妄交劉安世無恙時居河南暇則獨一過之徐處仁與俊厚善及爲丞相鄉人多見用俊未嘗往求處仁亦忘之獨不得官建炎末士大夫皆避地俊獨不肯曰但固吾所守爾死生命也避將安之衣冠奔踣於道者相繼俊晏然不動劉豫以俊爲虞部員外郎辭疾不受以告昇其家卒卻之如是者三豫亦不復彊凡家書文字一不用豫僭號但書甲子後三年卒贈承直郎劉化源米璞皆耀州人化源紹聖元年進士建炎初金人入關陝守令以城降者金人因而命之化源時知隴州不肯降城陷被執金人使人守之不得死遂驅入河北鬻蔬果隱民間者十年終不居辱璞登政和二年進士第時通判原州劉豫欲官之杜門謝病卒不污僞命時有鳳翔教授陰暉亦守節不仕又尉氏知縣姚邦基蜀人也

秩滿不復仕屏居村落授徒自給以終時宗室不及南渡者尙散居民間豫募人索之承務郎閻琦匿不以聞爲人所告豫杖之死

張山翁字君達普州人景定二年進士德祐元年爲荆湖宣撫使幹官鄂守張晏然議納疑山翁以書譏讓之晏然既降山翁被執軍前諭曰若降不失作顯官山翁酬對不屈行省官賈思貞議之贊不殺後居黃鶴山聚徒教授而終

黃甲字酉鄉并研人開慶元年進士歷官樂安丞爲政廉謹有治聲元兵徇撫州下諸縣索降狀樂安令率其僚聯署以上甲獨抗不往令遣吏民數百人彊與致之甲顛踣於地若中風然令無如之何至暮衆昇之寘中堂翼日或食以粥得免遂去隱巴山中以終

何時字了翁撫州樂安人文天祥同年進士也調廬陵尉歷知興國縣天祥起兵辟署帥府機宜帶行監文思院天祥入衛時任留司分司吉州饗運元兵下吉州時脫身歸鄉里益王立天祥開府南劍時起兵趨興國復崇仁縣未幾元兵奄至兵敗削髮爲僧賣卜自給變姓名自號堅白道人又有陳子敬者贛州人嘗從天祥遊天祥開闔汀州子敬募集民兵屯阜口及天祥攻贛子敬與合謀忠效甚著空坑兵敗復聚兵屯黃塘砦砦潰子敬不知所終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二十九

獨行傳

遷

蕭扎拉

耶律官努

蕭幹

蕭都勒幹

蕭普爾普

蕭扎拉字實訥北府宰相巴雅爾之弟性介特不事生業保寧間以戚屬進累遷寧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淡泊自適統和未召爲南京馬步軍節指揮使以疾求退不聽適伊勒希巴又以疾辭許之遂入頡山杜門不出帝嘉其志不復徵扎拉自是家於頡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世務凡宴游相邀亦不拒一歲山居過半與世俗不偶耶律資忠重之目曰頡山老人卒

耶律官努字奚隱林牙幹魯之孫沉厚多學詳於世系嗜酒好佚初徵爲宿直將軍重熙九年以疾去官帝以官努屬尊欲成其志乃許其擇一路節度使官努辭曰臣愚鈍不任官使加歸義軍節度使輒請致政官努與烏哩特部人蕭翰友善翰謂官努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爲也吾與君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慊焉官努然之時稱二逸乾統間官努卒

蕭都勒幹字薩巴皮室詳哀曠之弟幼警悟異常兒三歲失母哭盡哀見者傷之及長魁偉沈毅好學善屬文有才幹年三十始仕爲朝野推重給事北院知聖旨事太康二年伊蘇再入樞府都勒幹素與蕭巖壽善誣以罪謫戍西北部坐皇太子事特恩減死乃錮終身在戍十餘年太子事稍直始歸鄉里屏居謝人事一日臨流聞雉鳴三復孔子時哉語作古詩三章見志當時名士稱其高情雅韻不減古人壽隆六年卒乾統初贈彰義軍節度

使

按遼史載獨行三人謂不淫於富貴不融于聲利今于列傳中探其志節相同者復得蕭都勒幹一人乃按時代次之謹識

蕭普爾普字托羅魏國王患四世孫父母蚤喪鞠於祖父烏爾古納性孝悌年十三烏爾古納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族里嘉歎嘗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誰爲訓者苟不自勉何以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乾統間以烏爾古納之故召之不應嘗與親識游獵山水奉養無長物僕隸欣欣如也或曰公胡不念嗣先世功名答曰自度不足以繼先業三踰強仕安能益主庇長異徵皆以疾辭晚年謝絕人事卜居瑯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

欽定續通志卷五百三十

循吏傳

臣等謹接循吏之名例沿史漢義取悃悃無華奉職循理興教化勸農桑弭盜賊而已是以前漢止取文翁等六人而若趙張三王之能於其職尹翁歸之擊斷鮑宣之不畏疆禦不與焉至如韓延壽之閉閣自責興起禮讓亦不與焉去取之間例甚嚴已舊唐書之良吏傳新唐書刪去二十餘人蓋有見乎此遼史名能吏傳故若楊遵坊之剖決如流王棠之練達朝政亦皆采入揆諸循良之名稍為不協今概從淘汰一以循吏為名以符鄭志之例焉

唐

韋仁壽 陳君賓 張允濟 李桐客 李素立 等 薛大鼎 賈敦頤 敦賢 田仁會 歸道 裴晦古

韋景駿 楊茂繼 李惠登 羅珣 讓 蕭定 韋丹 宙 盧宏宣 薛元賞 何易于

韋仁壽京兆萬年人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斷獄平得罪者皆自以不寃高祖入關遣使者徇定巴蜀承制擢仁壽萬州都督府長史南寧州納款朝廷歲遣使安撫至率貪黷邊人苦之多叛去高祖素聞仁壽治理詔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雋歲一按行慰撫之仁壽將兵五百人循西洱河開地數千里承詔置七州十五縣 舊書作八州十縣 卽授其酋豪為牧宰威令簡嚴人皆安悅將還酋長泣曰天子藉公鎮撫奈何欲去我仁壽以池壁未立為解諸酋卽相率築城起廡舍旬日而就仁壽乃告以實曰吾奉詔撫循庸敢擅留父老悲啼祖行遣子弟隨貢方物天子大悅仁壽請徙治南寧假兵鎮撫詔可敕益州給兵護送刺史竇軌疾其功誅言蜀中山獠方叛未遑遠



略不時遺歲餘病卒

陳君賓陳鄱陽王伯山子也仕隋爲襄國太守武德初挈郡聽命封東陽郡公遷邢州刺史貞觀初徙鄧州承喪亂後百姓流離君賓加意勞徠不替月皆還復業明年四方霜潦獨君賓所治有年儲食充羨蒲虔等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糧儲既少令民析房逐食比聞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邇時各有贏糧並出布帛贈行者如此用意嘉歎良深一則水旱常數更相拯贍不慮凶年二則禮讓興行海內皆爲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命有司錄刺史以下功最百姓養戶免今年調物是歲入爲太府少卿轉少府少監坐事免起爲處州刺史卒

張允濟青州北海人仕隋爲武陽令以德教訓民多異政元武民有以牝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而婦家不與民訴縣不能決乃詣武陽允濟曰若自有令吾何與民泣訴其抑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村中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詰所從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婿家牛我無預卽遣左右撤蒙曰可以此牛還婿婦家叩頭服罪元武吏大慙允濟嘗道逢老母時葱結廬守之因教曰第還舍脫有盜當告令媪如其言俄大亡葱允濟悉召十里內男女驗問果得盜者有行人夜發遺袍道中行十餘里乃寤或謂曰吾境內不拾遺可還取之如言果得袍還爲陽郡丞郡缺太守獨統郡事吏下畏悅賊帥王須拔攻郡於是糧屈吏食槐葉藿節無拔者貞觀初累遷刑部侍郎封武城縣男出爲幽州刺史卒

李桐客冀州衡水人仕隋爲門下錄事煬帝在江都以四方日亂謀徙都丹陽召羣臣議左右希意以爲江左且望幸若巡狩勒石紀功復禹舊迹此其時也桐客獨曰吳會卑濕而狹不足奉萬乘給三軍且踰越險阻非社稷